

儿童文学
金牌作家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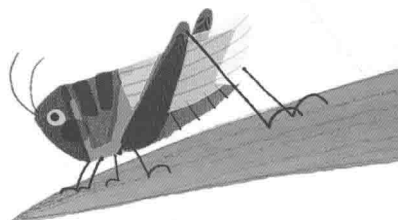
幽默风趣 斗智斗勇

学校保卫战

何南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儿童文学
金牌作家书系

学校保卫战

何南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保卫战 / 何南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9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

ISBN 978-7-5148-3385-0

I. ①学… II. ①何… III. ①儿童小说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6613 号

XUEXIAO BAOWEIZHAN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责任编辑: 汪玥含

美术编辑: 孙岳

责任校对: 刘成聪

封面: 赵光宇

插图: 赵光宇

责任印务: 刘宏兴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1

传真: 010-57526075

发行部: 010-57526568

网址: www.ccppg.cn

电子邮箱: zbs@ccppg.com.cn

印刷: 中青印刷厂

开本: 660mm × 980mm 1/16

印张: 12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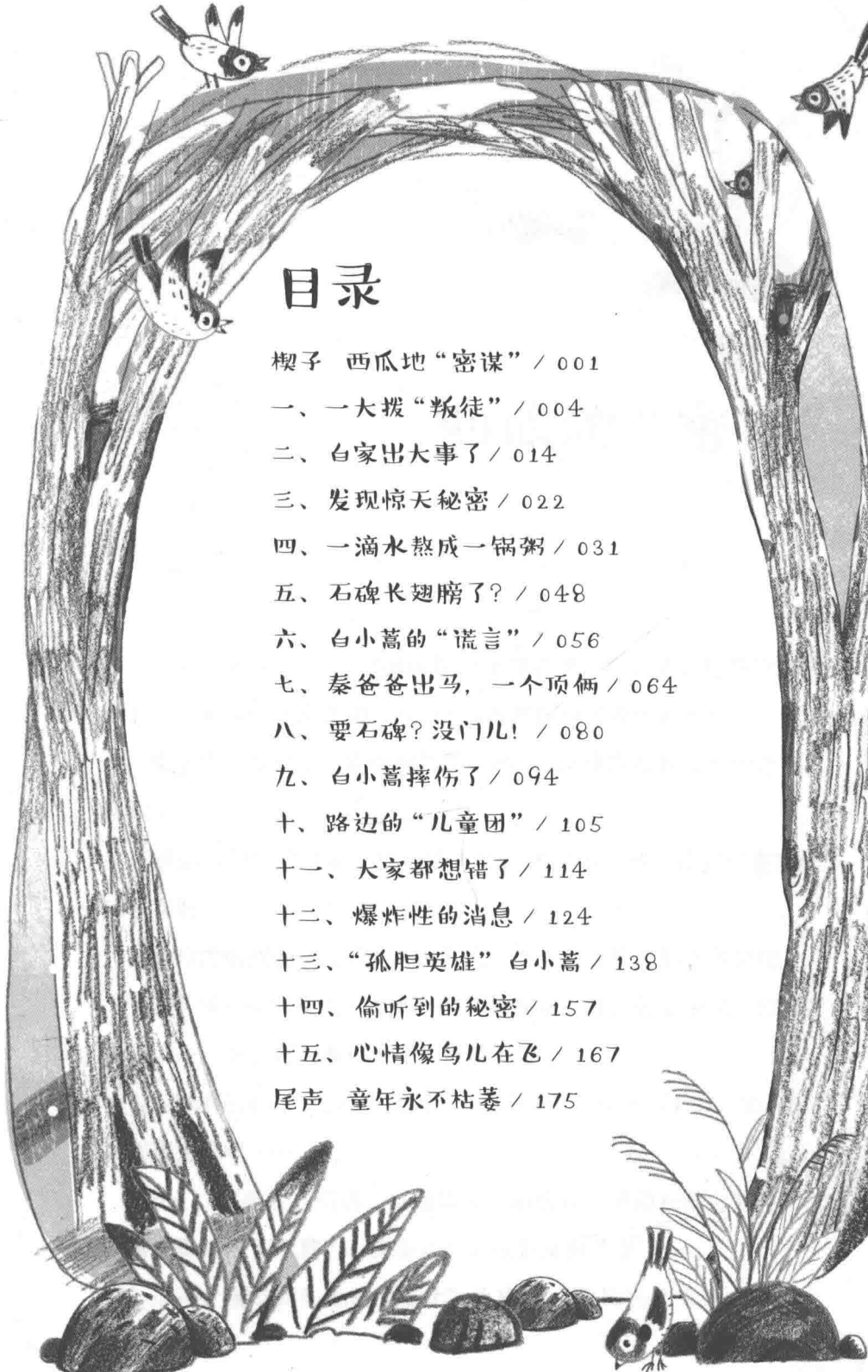
字数: 128 千字

印数: 10000 册

ISBN 978-7-5148-3385-0

定价: 18.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880)



目录

楔子 西瓜地“密谋” / 001

一、一大拨“叛徒” / 004

二、白家出大事了 / 014

三、发现惊天秘密 / 022

四、一滴水熬成一锅粥 / 031

五、石碑长翅膀了? / 048

六、白小蒿的“谎言” / 056

七、秦爸爸出马，一个顶俩 / 064

八、要石碑? 没门儿! / 080

九、白小蒿摔伤了 / 094

十、路边的“儿童团” / 105

十一、大家都想错了 /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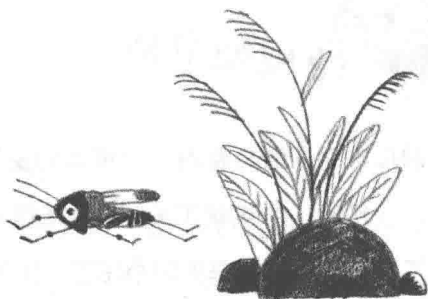
十二、爆炸性的消息 / 124

十三、“孤胆英雄”白小蒿 / 138

十四、偷听到的秘密 / 157

十五、心情像鸟儿在飞 / 167

尾声 童年永不枯萎 / 175



楔子 西瓜地“密谋”

明天就要开学了，毕业班！在白小蒿看来，毕业班已化身为李文学老师，站在学校高高的台阶上，一脸严厉地等着他们呢！

毕业班就要像毕业班的样儿了，不能再眼睁睁看着时光的金马车疯跑空转了。

蝈蝈叫得虽然清脆，也不能再抓，放它们一马，让它们在豆地里歌唱吧。

蚂蚱肉虽然香，也不能再逮再烧，把它们交给母鸡去收拾吧。

知了叫得虽然烦人，也不要再用椿树胶去粘，科学家说，知了的生命太短，就让它们多多感受生命的美好吧。

“英雄传说”的游戏再诱人，也不再渴望，让亚特拉斯、杰立欧、艾文稍息去吧……

对了，还要认真听讲，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老师在讲台上讲，和同桌在课桌底下玩剪刀石头布来决定谁替谁抄作业了。

这不，白小蒿和他的“死党”仇成栋、陈兵兵又来到白小蒿家



学校保卫战

的瓜田里，他们要做一个重大约定！

傍晚，灼热收工了，凉爽笼罩了大地。小虫意识到一天就要过去了，也想抓住这白天的小尾巴，闹哄哄地在三个孩子周围拼命表演。

由于没人管理，白小蒿家的西瓜长得不好，瓜秧黄黄瘦瘦的，像破烂的草绳；西瓜好像根本不想长大，无精打采的，真像它们课堂上的小主人白小蒿。但是，不甘落后似的，白家的草比别人家的强势得多，强盗一样疯狂地占领西瓜的地盘。

但这草好像特意给白小蒿他们长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他们舒服地躺在柔软的“草地”上。

“老抽，不对，六年级了，该叫仇成栋同学了。我说仇同学，你做好上毕业班的准备了吗？”陈兵兵胖胖的脸上堆的好像已经不是肥肉，而全是严肃。

仇成栋笑起来：“我咋感觉你像老馆主在问兔二呢？”他学着刚刚看完的电影《兔侠传奇》中老馆主的口气，“兔二，我来问你，我要你把令牌交与你师妹牡丹，你能做到不？”接着再模仿兔二的口气回答，“师父放心，兔二俺一定能做到！”声音和口气特别像为老馆主和兔二配音的那两位名演员。

“老实回答！你没看见我表情上的严肃吗？”陈兵兵批评他。

仇成栋“噌”一下坐起来，举起右手，宣誓似的说：“我一定要像兔二师哥一样，不吃蚂蚱肉，不打蚊子，不逮知了，不迟到，不早退，不交作业，不对，不能不交作业，早日成为栋梁之材，让师妹牡丹，不对，让班长秦梅雪看看！”

“老抽，前进一百万步说，就算你成为栋梁之材，为啥要让秦梅雪看呢？她是你家啥人啊？难道咱六年级了她还当咱的班长？”陈兵

兵用手刮自己的鼻子，来嘲笑仇成栋。

“你还没看清行情吗？只要李老师当班主任，班长就得长在秦梅雪身上！李老师和秦梅雪他们是……是……耗子，香港那边该咋说？”在为升毕业班做着心理准备的仇成栋没工夫反驳陈兵兵的风凉话，他先是回答陈兵兵，接着问白小蒿。

“最佳拍档。”白小蒿模仿着香港话回答，接着又学了一句韩语。

“耗子，哦，白小蒿白同学，你坏笑啥？就算你比俺俩都聪明，俺让你说韩语了吗？动不动就说韩语，作为一名小学生，你热爱祖国精神表现在哪里？正因为你比俺俩都聪明，你就更不能跟着俺俩瞎混！难道你不打算拿俺俩当反面教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

陈兵兵说着，掐一根茅草，放在白小蒿额头，毛茸茸的茅草由额头往下轻轻扫过，一路直到鼻孔边，痒痒的，很是舒服。茅草的甜香像调皮的手指挠着白小蒿的心，心也痒痒的。

该开学了，仇成栋和陈兵兵说得对，必须要努力了。就连这俩活宝笨猪都打算变成好学生了，我白小蒿咋可能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拜拜了，我的蚂蚱、蚰蚰、蝓蝓、知了；拜拜了，我的西瓜地；拜拜了，我亲爱的电游；拜拜了，当年那个不争气的白小蒿……



1

白小蒿一回到家，就粗暴地把书包扔在地上，把院子里正专心致志在土里刨食的几只鸡吓得四散逃命。它们不明白，小主人今天是咋的啦？

小蒿的妈妈郭艾珊正在做婴儿穿的肚兜，被儿子的举动吓了一跳，针一下子扎到手上了，她顾不得吸吮涌出的血珠，赶忙问：“咋了小蒿？又跟谁打架啦？”

“没有。”妈妈追问好几次以后，白小蒿才生硬地回答。

“那是为啥？你可是毕业班的学生了，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白小蒿不回答，他走到自己的床前，懒懒地斜躺上去。

郭艾珊走过来。

“我猜一定是李老师批评你了，对不对？”郭艾珊在故意刺激儿子，她不想让儿子当闷葫芦，而想让他变成一个像八哥一样呱啦呱啦说

起话就没完的孩子。

“妈，我不上学了！”沉默一会儿后，白小蒿终于咬着牙说。

“啥？又不想上了？你不是才跟你爸保证过吗？”哪儿有心思做针线呀，郭艾珊干脆放下肚兜。

“人家不让上了！”白小蒿从床上一骨碌下来，到院中的压水井前压出一碗凉水，咕嘟咕嘟喝几大口，“哈！”猛地呼出一口气，像呼出满腔怨恨似的。

“谁？又是仇成栋吧？上次你俩打架，李老师不是给你们解决好了吗？你们不是又成好朋友了吗？咋，又闹掰了？”

见儿子摇头，郭艾珊又说：“不是他？那就是陈兵兵！咱可惹不起他，他爸有枪！”

白小蒿再次摇头。

郭艾珊长长叹了口气：“你这个孩子呀，总是小错不断。你都12岁的小大人了，啥时候能让大人少操点儿心啊？！”

“小大人”，这是妈妈鼓励他、称赞他时经常说的话，每听到这话他心里总会甜甜的，像自己真的忽然长大了一样。白小蒿比同龄的孩子要低，要瘦，这样的孩子可能像某个个子特别袖珍的小品演员那样，更喜欢“大”“高”之类的字眼吧。

白小蒿心里一软，他真想改变主意，不再往妈妈心上捅刀子。

但他转念一想，不行，我不能临阵投降，不然的话，陈兵兵、仇成栋他们会说我吐了唾沫又舔起来——说话不算数的。

他能够想象得到，这个时候，陈兵兵、仇成栋他们也到家了，也在对他们的妈妈做着同样的动作，说着同样的话，惹着同样的气。

“妈，你别管了，”白小蒿口气少有的硬，“你管也管不住！”



学校保卫战

“我是管不住你，看到时候会不会有人管住你！”绝望中的郭艾珊像溺水的人终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会有人”，郭艾珊说的当然是丈夫白岸。白岸在乡里工作，听人们说，他是乡里的第一支笔，会写公文，又会写诗歌，文章和诗歌在多家门户网站、报纸杂志，在市里、县里的电视台、广播站经常发表哩。白小蒿是听爸爸的话，但不是怕，是崇拜。这种崇拜不是因为爸爸是乡里的“领导”，而是村里人说的“笔杆子”。白小蒿知道妈妈误会了他，其实，他说的“管也管不住”，并不是挑战妈妈的权威，更不是不孝顺妈妈、惹妈妈生气。妈妈“管不住”的不是他，而是老班李老师说过的“那件事”。

唉！白小蒿又一次尝到了被冤枉的滋味，这滋味酸酸咸咸的。

但孩子毕竟是孩子，一会儿白小蒿就忘了这味道，跑出去找仇成栋、陈兵兵他们去了。他要观察一下他们二人的新动向，看他们当“叛徒”没有。

2

放学了，刚走出教室，白小蒿、陈兵兵和仇成栋就聚到了一起，来到台阶上。台阶很高，很旧，仿佛上面逗留过岁月沧桑的身影。台阶大部分是厚厚的石板砌成的，看来有年头了，少数用水泥或砖头补过；台阶两边的矮墙由石块和石板砌成，石板上雕刻着凸起的图画，只是因为时间太过久远，已磨损得看不太清晰了，但仍可以隐隐约约看得出是僧人，虽然身上的袈裟和手里的禅杖更是模糊；矮墙上方的石柱头绝不肯是规规矩矩的四方形，而是雕刻成尖尖圆圆的形状，

很像构成菩萨莲座的元素，并且各不相同。站在台阶上，即使个子不高的人，目光也能越过学校东、西、南三面院墙，飞到校外的庄稼地里和远处的公路上。天边的云霞刚刚被镶上一道红边，望上去非常美丽，真像是最巧的工匠剪裁出来的图案。

仇成栋性子急，他一说话就把音量调到最大：“李老师是啥意思啊？真的假的啊，是为了让咱好好学习故意装神弄鬼的吧？”

“我看不像，李老师说得很正规！”陈兵兵故意沉吟着说。然后又补了一句，“我爸就经常用这样的口气说话！”陈兵兵的爸爸陈大军是东山县人武部副部长，他的确经常用这样的口气跟人说话。

“那完了！刚升上六年级就这样，学校对得起政治老师经常教育咱的话吗？学生要树立远大志向！”仇成栋模仿着政治老师的口气，“我们还树立啥志向呀！”说着说着就慷慨激昂起来，仿佛面前就站着赵启智校长，不，是比赵校长官还大的领导。

“我觉得跟学校没关系。你想想，哪个学校也不想这样。跟赵校长也没关系，除非他脑子短路了！”白小蒿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孩子，他的推测立即赢得了大家的共鸣。

“对！一定是上头的命令！”陈兵兵仰头往斜上方看，用右手食指指着斜上方，仿佛云端里真的坐着个“上头”。

“那咋办？”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既然同时问这个问题，自然谁也没有能力给对方答案。

如果真是“上头”的命令，别说他们三个小毛孩子，就是校长、老师、村支书的胳膊绑到一块儿，也拗不过那个“上头”的粗大腿！

然而，他们还是商定了一个孩子气十足的计划，用这一招来引起大人的注意，最好能引起“上头”的注意。他们认为，这样就算是和



学校保卫战

学校站在一起了，就能改变学校将要降临的命运了。

“谁都不能当叛徒！”六只小手紧紧叠压在一起。从表情上看，他们非常坚定，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其实，他们都清楚，除了表示对“上头”的这个决定不满以外，他们每个人心里都另有一套想法：他们都是成绩平平的孩子，对学校、对学习本来就不太感冒，正好遇到了这件事，干脆借这个理由再延长一下自己的假期。

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密谋”被台阶下的秦梅雪全部收在眼里。

3

晚上，白岸正好从乡里回来，郭艾珊向他详细叙说了儿子令人担心的变化。

“小蒿可奇怪了，他有的话我听不太明白。”郭艾珊向丈夫做了总结。

“我明白了！小蒿说的应该是那件事，他很可能听说了乡里的那个决定。我猜测，十有八九是李文学说出去的。这个文学兄啊，一向谨慎小心，现在怎么变成那个叫宋什么什么的大嘴了，一个把门的都没安排？”

“到底咋啦？难道真有啥事儿？”郭艾珊吃惊得瞪大了眼。

“噢，是这样，话赶到这儿了我才告诉你，这可是机密，你可不要对亲戚邻居说出去啊。乡里研究决定，等小蒿这届学生一毕业，西岭寺学校就要砍了！”

“砍了？”郭艾珊好像忽然触摸到了儿子心里的痛。

“学生越来越少，又缺乏高水平的老师，成绩上不去，乡里、县里举行的历次比赛咱都是垫底的料，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唉，砍了也好！”

“砍了咱村的孩子上学咋办？”郭艾珊担心地说，同时指指自己的肚子。

“没办法，成绩不好的到邻村上，好的到乡中心学校上。再说了，这也是在大力贯彻实行国家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说着，白岸安慰妻子，“我不会让你肚里的小宝贝儿没学上的，到时候咱直接到乡中心小学上就行了，放心吧。”

“那……眼下小蒿的事咋办？”母子连心，郭艾珊重新回到对儿子的担心上。

“噢，这个你同样放心。小孩子的心思就像夏天的天气，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等他回来我找他谈谈吧。”

天气很热，白岸疼爱妻子，知道妻子舍不得开空调，就把空调打开，调到最舒适的温度。

郭艾珊曾是乡办企业的一名合同工人，后来工厂倒闭就失业了，和白岸结婚后一直没找工作，在家里承担了照顾老人和孩子、拾掇农活的重任。她并不担心将要出生的孩子没学上，那毕竟还得几年；她也不再担心儿子拒绝上学的事，她知道丈夫的本事。

她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

白小蒿刚出去，秦梅雪就来到了白小蒿家。

她非常急切地对郭艾珊说：“婶儿，你要注意着小蒿。我看见他和仇成栋、陈兵兵那俩坏家伙在台阶上叽叽咕咕的，最后三个人的手还叠在一起！”

“叠在一起？”郭艾珊很奇怪，但她忽然想起一个公益广告的画面，明白了这个动作的含义。

“他们三个好像在发什么誓。我害怕小蒿被仇成栋和陈兵兵他们带坏了，就跑来告诉你。要是小蒿想干啥不好的事，你可得拦住他呀。”

接着，秦梅雪又来到了仇成栋和陈兵兵家。两家大人都表示，坚决不能让自家孩子的“阴谋”得逞！

“婶儿，您可不要说是我告诉你们的呀！”走时，秦梅雪还不忘分别交代三位妈妈一句。

很快，和仇成栋与陈兵兵玩累了，白小蒿回家了。

头刚探进门，他就看到了爸爸。

“爸，你回来了？”可能觉得心里有愧吧，白小蒿抢先给爸爸热情地打招呼。

“儿子第一天开学，又是毕业班，老爸咋能不回来关心关心呢？”白岸拉着儿子坐下，问白小蒿，“六年级了，感觉咋样？”

“没……没啥。”白小蒿舌头像短了一截，说话支支吾吾的。

“像你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刚升入毕业班嘛，有点儿小新鲜又有点儿小紧张。爸爸当年刚升上五年级时，哦，我上小学时还没有六年级，也紧张得不得了。你比爸爸强，将来肯定会超过爸爸的！”

白小蒿更加惭愧，上学的事都想撂挑子不干了，咋能比爸爸强呢？这不是小猴子捞月亮吗？

见儿子不说话，白岸暗暗发笑，他对白小蒿亲切地说：“别紧张，儿子，有老爸呢！等有时间了我很快找你们李老师一趟，让他给你开开小灶，对你格外照顾照顾，放心吧！”

白小蒿心里满是暖暖的春天，当然不好意思再提不上学的事。其实，他并不是真的不想上学。从入学到现在，他已经和西岭寺学校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那气派而古旧的大门、那高高的台阶、台阶下面那两棵一个人搂不过来的古老的柏树和台阶上面与他结下恩怨的那两棵核桃树、校园最后一排仅存的很像是宫殿的房屋、整体上高出周围的庄稼地一丈左右的校园……都让他舍不得离开。现在，既然爸爸想让他当叛徒，那就当吧。当然，白小蒿根本不会想到，爸爸说的“开开小灶”“格外照顾照顾”的意思，其实和他想的八竿子打不着。

结果，白小蒿、陈兵兵和仇成栋三人不约而同当了“叛徒”——第二天他们都乖乖地踏上了去西岭寺学校的路。

当“叛徒”的原因三个人都不同。白小蒿是因为惭愧，因为温暖，因为感动；仇成栋是因为在秦梅雪的“告密”下被爸爸妈妈骂了一通后被迫缴枪投降；而陈兵兵根本没敢提，他回到家时，因为他爸爸陈大军也在家，他向来害怕爸爸，早已把三个人的约定吓到九霄云外去了！可以说，陈兵兵是刚远远地看到“敌人”，还没开一枪就当作了逃兵。

为防止更多的孩子干傻事，白岸乘胜追击，把这一情况及时通知了学校。这样，不仅白小蒿、陈兵兵和仇成栋的“革命行动”被扼杀在摇篮里，就是以后哪个孩子想用同样的方法表示“反抗”的



学校保卫战

后路都被堵死了。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班里不仅仅有白小蒿、仇成栋和陈兵兵这三个小“叛徒”，还有他们的老班李文学。赵启智校长找李老师严肃地谈了话，严厉批评了他“泄露机密”的严重错误。

“文学呀，你真不该把这些话说出去呀。你知道吗？学生刚开学，特别是刚升入六年级的学生，心本来还没从蛭蛭和电游中收回来，又听说学校面临的命运，谁还愿意学习？这会军心大乱的！这可不是你这经验丰富的老班主任该犯的错误啊！如不及时补救，后果不堪设想！”

赵校长痛心疾首的批评让李老师深刻地意识到了错误的严重性。正像白小蒿他们三个猜测的那样，李老师确实是为了让学生珍惜时间，好好学习，就把赵校长私下里“传达”的消息说了出来。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白小蒿等几个学生会反应那样强烈，竟然要用拒绝上学来反抗乡里的决定！想到这儿，李老师出了一身冷汗：幸亏是农村学校，还是所小学，孩子们的反抗只是辍学这种较为“原始”的方法；如果是城里的学校，如果孩子们再大些，他们可能会直接把自己的不满晒在微博上！现在，微信这么火，大城市的孩子说不定还会发在朋友圈里！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庆幸，李老师从校长办公室出来就直奔教室，对学生再次郑重其事地纠正了昨天自己所讲的话，将事实彻底翻了过来！最后，李老师热情洋溢地鼓励白小蒿他们，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要有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大无畏精神。

“啥叫泰山崩于前而不惊？”陈兵兵问白小蒿。

白小蒿老实回答：“其实我也不太明白。好像听我爸说过，就算是泰山在你面前塌了，你也不要心跳加速。李老师大概是说，就算

学校砍了，咱也不要受影响。”

仇成栋立即反驳：“泰山在我面前塌了我当然不会心跳加速，因为我早就去和哈利·波特哥哥一块儿混去了，还有害怕的机会吗？李老师可真会做思想工作！”

不管怎么说，白小蒿他们虽然对李老师的一百八十度转弯很难适应，也不全理解李老师引经据典的鼓励，但他们还是稍微收了心，将大部分心思用来对付学习了。充其量，即使学校被砍，那也和他们没直接关系了，到时候他们自然已经升到初中，因此，现在他们只需要刻苦学习就行了。

孩子的心是单纯的，李老师的这一“重大变化”，让白小蒿很是看不起：我们“叛变”也就算了，因为我们是孩子，吃喝拉撒都被大人管着，没办法。一个大人、一个人民教师，还是老班，咋能说变就变呢？咋能教育好学生呢？

在白小蒿眼里，李老师已经是最可耻的“叛徒”了。